

經緯 出版社發行

天壤圖

張文元作



主編

魯莽

程仲文

張德

經緯

週刊

新二卷 第八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本 期 要 目

官僚政治下文化學

術的厄運

是民衆抉擇的時候了

應有未歸魂

舟行碎記

我與郁達夫

勝利一年的上海美術界

自由言論

柔鍊

南京圖書藏

黃一裳

胡念祖

徐仲年

吳澤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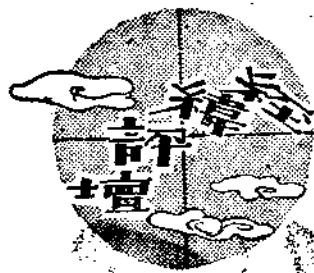
易君左

溫肇桐

司馬心

如斯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五人小組是死胎 一天烽火是現實

「五人小組」這一說發生之初，我們已認定牠無論成與不成，仍是陷入於「犧牲犧牲」的旋渦，不料「五人小組」有頭無尾，雖經司徒大使提議，政府中共都推定代表，但畢竟與

一天烽火的現實太不協調，所謂「放棄各據點」所謂「宣佈停戰令」簡直都是書生之見，如以此書生之見去解救危局，無怪南轅北轍了。五人小組之不幸變為「死胎」，也實為情理之常。

馬使司徒老 馬帥與司徒

繼續不斷善談 大使，不嫌為誠心的調人，不斷地失敗以後，仍不灰心，不以勝敗為苦，誠如英大使施蒂文所說是耐心公正，最能稱職的調人。十一日馬帥司徒與周恩來的晤談，說時局微露轉機，不錯共產黨不致惡毒到自甘為關閉談判之門的戎首，但談判不能完遂共產黨分裂的目的，奪取政權的目的，談判依然還是一種手段而已。

蘇聯的評論家 國共正鬧得

竟為中國激動 白熱化，莫斯科看得更是眼熱，或者說離開他們的目的也因為鬧得愈兇而愈近了。有馬斯列尼可夫教授這樣說：「國民

黨反動派所引起的內戰，規模日愈擴大，國民黨反動派之要求共產黨退出某些解放區，乃是破壞國共談判，毫無理由」。他估計「目前的談判前途很難希望達到協議，如果中國政府仍然操縱在國民黨反動派手裡。」

這不曉得是國際的「正論」呢？還是野心侵略的暴論？

美發表一文件 同時美國對

責蘇助中共 華政策協會，最近以一項秘密文件抄呈杜魯門總統，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號文告，提出中國共產黨受莫斯科控制及無意與蔣主席成立協議之證據。該文告指出其所提計劃等得共產黨遠東局之同意，文告內並提及一面談判，一面繼續作戰之策略。並稱

「東北為發動局部攻勢之最佳據點，因其接近我偉大之盟國蘇聯，在該區內吾人不致為獲得接濟而發生問題。」又說「同時吾人應採拖延

政策，在與國民黨談判時，不能決定任何問題，藉以動搖人民信心，使國民黨政治地位陷於不穩固」。誰知國民黨地位因吏治不修而已陷於不穩固了，只因爲中共暴露了恃國際帝國主義實行暴力奪取政權，而彼此不穩固者復趨於挽回的狀態之中。

國內多數人民 一週間出現

已在重視政治 了兩個政黨，一是中國洪門民治黨，一是中國民主社會黨。洪門民治黨本是社會團體，現趨向於政治活動，這不能說不是中國人民漸漸覺醒的表現，祇要老百姓有政治興趣，主動地問政，總是政治民主的里程碑，應該表示歡迎。民主社會黨是由民主立憲政黨與社會黨合併而成，加強活動，擴大組織，也是值得歡迎的。本來

中國人除了百分之六國民黨百分之三共產黨以外，百分之九十是無黨派的，但這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却不在政治民主權益以內，這造成目前假民主之名而爲黨棍政客之行爲者，爲所欲爲的最大原因，現在要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發生政治的作用，決定自己的命運，所以我們歡迎國共黨外的人民組織活動。新上海的新政 上海近來也工程應極艱鉅 熱鬧得很，「新

上海」的漂亮名詞，時有出現，參議會首屆會揭幕，市政當局的改善交通計劃也實行了，證券交易正在開始演習等。

但是我們並非專好洩氣，參議會惟一提案，聽說是開放馬禁問題，這跑馬廳的開放對市政收入將有四億以上，這形成了議員們難置可否的癥結，而中區交通改善的結果被罰車輛數以千計，但馬路擁塞如故車行阻滯如故，交易所的演習，結果並不好，導游賽於正途呢？導游賽於投機呢？似乎今日可以預言的事了，在這個「新上海」的建設大業方欲開始之時。

美國轉取攻勢

兩大集團惡化

論國內大局應知世界形勢，世界形勢，固並無優於國內大局之處。這一週尤不斷發生了大新聞，這大新聞顯示一個動向是英美集團的攻守爲攻，在先有貝爾納斯在德發表了主張德國應即成立中央政府的演說，巴黎和會席上英國與巴西繼而宣佈放棄對義賠款要求，烏克蘭代表在安全理事會席上控訴希臘選舉爲英國所操縱，立遭英美駁斥，蘇聯在和會開始反攻，首先是要求

各國公佈駐在外國(前敵佔領區除外)之軍隊實力,及配置情形,其形勢顯然是很緊張的,其演變及其後果也值得注意。

貝爾納斯談話

貝爾納斯在

允德成立政府

德國斯都加特城

發表談話,要點有五:一、德國應即成立中央政府,二、美國不願見德國為任何強國之附庸或再受獨裁者之統治,三、英美法蘇佔領區經濟上之隔閡應取消,四、設德國民族委員會在聯合國管制下處理國事並起草憲法,以組成永久性之聯邦

德國,五、反對薩爾區割讓予法。這一下德國人非常興奮,表示歡迎,在德國人的心目中歡迎美國即是憎惡蘇聯。所以弦外之音,前德攻法西區總司令倫特斯坦苦衷軍事當局說,如英國與蘇聯作戰德國是否願助英國攻蘇?答復是「德國祇能在德國政府的命令之下與蘇聯作戰,任何非德國人不能命令德國對外作戰。」於此可見貝爾納斯此舉在外交攻勢上的重大作用了。

美蘇三大衝突

據美國名政

並無消除徵象

論家李普曼觀察

,美蘇兩國之間,有不能協調的三個根本問題:一、德國是否應令其中立化與保持和平,抑令其成為盟國?二、英帝國應否平和地使其改

變,抑暴力地使其解體?三、中國的內戰是否應成爲一個國際戰爭?對三個問題美蘇之間在如何覓致解決之道呢?使我們失望得很,不是攤出王牌,開誠佈公,循着和平的途徑來消滅歧見,而是積極加深鐵幕,積極建築壁壘,加強集團分野,積極備戰,來企圖用壓力使對方摺伏,這樣下去,戰爭是不能免的。

英國政府暗潮

世界政治的

頑固派將再起 逆流在這情勢之下,聲勢也漸膨脹了,美國在朝鮮封閉報館,也是例證之一,尤其值得注目的是醞釀中的英國內閣改組,在法國消暑的老頑固邱吉爾已將邁返倫敦,邱吉爾果然加入艾德禮內閣的話,英帝國的攻勢,將有精彩好戲演出無疑。

價力磨擦備戰

美國發生了

國內都是問題 工資與物價的問題,罷工是迫趕物價而來的行動,這有類於上海的混亂局面,是應該制止的。可是嚴重的海員罷工就不能有效解決。這裏我們想到反侵略勝利以後,戰勝國傾全力於國際的磨擦猜忌防範,而忽略了國內的復員與復興,這樣必然造成自討苦吃的結局,像美國今天不能免於工資與物價的風潮,誠可謂最現實而嚴峻的警告呀!

採用分層製法
合於救國藥典
最合理之維他命丸

大命他維全丸

外面藥衣
隔層
維他命B₁C
維他命A D

(1)大命他維全丸每盒註明日期,因此保證新鮮,其功效之偉大,可以想見。

(2)根據最新最
之分層製法使各
種維他命不
致因互相接
觸而消失其
效用。

MULTI-VITAMINS
GELUCAPS
U.S.P. Formula

中國中藥藥業聯合會
行發總藥業聯合會
理總行藥業聯合會

南京圖書館藏



是民衆抉擇的時候了

胡念祖

在黨派的內爭中，人民的不可違抗的偉大力量仍是表現了出來，惟有人民主動的偉大力量：可以粉碎黨派禍國殃民的內爭。所以人民居於黨派內爭之間，決不是和事佬，更決不是跟在他們背後去求哀乞憐，叫他們放下屠刀。

一年來的時局，是陷於半拖半

打的狀態下，其方式不外乎：上面拖，下面打，全部拖，局部打，明的拖，暗的打，消極的拖，積極的打。爲什麼上面要拖呢？因爲中國實在不能再打了，憑天理，問良心，再也說不出應該自相殘殺的道理，所以雙方都有一副大慈大悲的如來面孔，把這打的局面拖了下去，以顯耀其關懷民間的疾苦。

爲什麼下面要打呢？原來實際的利害關係是在下面，上面不管說得怎樣開明，怎樣慷慨，只要下面沒有讓步，利益是不會失掉的，誰也不肯使自己的利益受到絲毫的損害，所以下面打起來了。

爲什麼全部要拖呢？爲着顧全國家的面子，爲着粉飾和平，統一與民主的作風，爲着避免招致自侮人侮，自伐人伐的惡果，所以從全部看來，雙方都是深明大義的，雙方都充滿了和平，統一，民主的氣

象。

爲什麼局部要打呢？因爲局部的利益，是代表雙方切身的利益，誰也不肯有尺寸的讓步，誰也希望着利用這得寸進尺的機會，來擴張自己的地盤，所以局部打起來了。

爲什麼明的要拖呢？爲着民情，爲着輿論，誰也不敢甘冒「打」的大不韙，所以明的表現着拖。

爲什麼暗的要打呢？誰也不願爲民情而放下屠刀，誰也不願爲輿論而制止野心，所以暗地又打起來了。

爲什麼消極的拖呢？因爲雙方都有非打不可的決心，而國際的環境不容許他們打，中國的現狀也實在經不起再打，人民的輿論更不歡迎他們打。所以爲着應付當前的環境，不能不消極地拖下去。

爲什麼積極的要打呢？因爲雙方都有着勢不兩立的矛盾：國民黨

非消滅共產黨不可，共產黨非打倒國民黨不行，他們一個爲着要鞏固政權，一個爲着要奪取政權，所以非積極的打不可。

總而言之：他們都是爲着爭取民衆的同情，所以不能不拖；他們都是絲毫不顧民衆的利益，所以毫無忌憚的打。拖是他們的手段，打是他們的目的。

同胞們：這是我們抉擇的時候了！從他們拖的敷衍中，足以證實我們民衆擁有不可違抗的偉大力量，我們應該有我們的抉擇，我們應該站在主動的地位，決定我們的取舍。我們不應被動地跟在他們背後，做個求哀乞憐的和事佬。

我們不能同情國民黨內官僚資本的腐化作風，我們不能容忍國民黨內貪污劣紳的把持操縱，我們也不能同意共產黨推翻國民黨取而代

生。因爲這都是延長內戰，摧殘民衆的禍根。

我們需要的是民主，我們要運用民族主義的力量，打倒少數強國包辦的核心政治，達到國際的民主。我們要運用民權主義的力量，打倒少數黨派割據的分贓政治，爭取政治的民主。我們要運用民生主義的力量，打倒官僚資本獨佔的反動政治，實現經濟的民主。我們認爲三民主義是最進步，最完善，最真實的民主主義，我們認爲三民主義是救國救民的唯一主義。

但是，不幸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已被一批官僚資本集團和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把持操縱。現在我們應該大聲疾呼着：

全中國信仰三民主義的青年們團結起來！

打倒官僚資本集團！

剷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

打倒破壞三民主義的惡化份子

剷除擱置三民主義的腐化份子

我們爲着中國的實際環境和國家民族的需要，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我們要來一個轟轟烈烈的中國黨政的澈底更新運動！

◆ ◆ ◆



官僚政治下文化學術的厄運

黃一裳

從官僚政治的本質說，建於「私」的基礎，決不會讓文化學術抬頭；從官僚政治的作風說，以虛飾為手段，也決不助於文化學術的發皇。今天我們正遭遇了這個可以招致相當於「焚坑」一般後果的時代之中。

文化學術，在當代是深深地陷入無可挽救的危機中，這實在也是相襲而來的一貫毛病。這由於政治作風的誘導，政治作風愈向倒退之路急趨，文化學術也愈向沒落之途直瀉。

開明的政治是使官吏為役於學術文化的；但官僚政治則為官吏役使學術文化。在官僚政治下，所謂學校，不是學術傳習的崇高場所，而成為樹立門牆，造成派系的工具；所謂學術也不是推動歷史進化的動力，祇是酬酢歌頌時的俗物；所謂學者，也祇是替大人物當秘書，寫寫演講稿而已。

官僚政治不僅不能誘掖文化學術的發皇，反而戒懼於文化學術的發皇。一個顯明的例子是虛懸寫下了「民約論」「愛彌兒」這兩部著作，受到了流放的待遇。我們並不說今日中國的學人，命運比虛懸為惡，但是真正的學人，思想所受的

束縛，與生活所受的顛簸，是會叫他們抬不起頭來，喘不過氣來的。

一個無可掩飾的事實，我們的大學教授常乞憐於校長教育部長之下，祈求着待遇的改善。事實上祈求一次，學術文化被官僚政治戕害的程度也加深一次，官僚以陰庇學術自居，而所應庇者又常距所庇低者甚鉅，這差異日積月累，文化學術完全依恃官僚且不足，遂更自卑地屈膝於市儈之流矣。上海的學校，一再發生「尊師」「貸學」運動，便為例證。

官僚們並不如秦始皇之焚坑，但其所造成的後果，將不在焚坑之下。最可怪的如學齡兒童，六至十二歲，應為義務教育的時期，亦即為政府應負責予以教育的時期，可是學齡兒童之普遍失教，已屬尋常，即每次小學入學考試時亦竟有多數因「不合格」而被摒於學校之外，上海發生了前所未聞的小學生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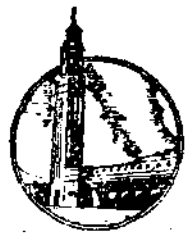
毀中心小學事件，這件故事寫在世界史上，準會貽笑萬年！

以上是講學術文化的量，我們看文化學術的質，學生程度的普遍低落，學術著作的鳳毛麟角，已是極嚴重的問題。戰時圖書出版界已深感德微路，多數從事軟性與低級趣味的書刊，以飲鴆止渴，戰後更被黃色文化席捲整個文化出版界。有人說這有其社會經濟基礎，這基礎是什麼？便是官僚主義政治。曾經有這麼一個組織，「學術審議委員會」，目的是在獎勵學術文化的發皇，但效果却堪重視的。其褒貶的標準，是否以黨與不黨姑不論，即受獎的著作，也祇能拿到些微薄得相等於「稿費」甚至比稿費還微薄的獎金。「國家財政困難」，首先在政府對文化學術的待遇上表現出來，而所謂「重視教育」「獎勵學術」這一類漂亮的口號，掩飾不過血淋淋的文化學術所遭厄

運的事實。我們要究論官僚政治為什麼會戕賊學術文化的呢？原因有二：一、官僚政治的本質是「私」，私的極端是「貪」。貪的結果是「金錢至上，財富第一」。天下滔滔，竟是一窩貪，熙熙攘攘，盡是爭利，以財富評人的品格，以金錢位人以職官，官僚絕技推騙，無一需要高深學問，況且有金錢即有公理，有權力即有正義，那個再去做學問功夫？

官僚政客最直截了當，胸無點墨，祇要精於做官，不慮不能發財，便已既官自可發財，既已發財，便可僱傭御用學者，寫文章擬演講稿，所以無官不學，而且官愈高也必然學愈博，學術成為附庸，學人變作工具，這是官僚政治下的偉大傑作，在這傑作不斷搬演之下，學術文化喪失了獨特的性格，學術黯然無光，學人人格墮落。

二、官僚政治的作風是虛飾表面而無實際，與學術文化所賴以發皇的崇實功夫背道而馳。官僚要表現其政績，在實質上去表現是不可能的，只有投機取巧，用數量來表現了。求量不求質的作風，在國內政治機構社會機構中已經暴露無遺。他們用統計數字說明公務的推展，但他們却不能以事實來證明他努力有否效果。一般老百姓，也被那煩瑣的數字所欺騙，不去深察行政的效果，這是當代最明顯的現象。在此現象下，反映了學術水準的低落，反映了治學功夫的迂闊，淺嘗輒止，使學術文化愈益墮落到今日的程度。學術文化幾時能獲得解放呢？答案是要看官僚政治幾時予以清算。



官僚政治下文化學術的厄運 現成事實供給血淋淋的佐證

本刊本期選載黃一袋先生「官僚政治下文化學術的厄運」一文，隨即有中大林本教授被解聘，及暨大三十餘教授被排擠的事情。這與本刊第六期以前抨擊「官僚資本」而獲貸案即發作，第十期反對「赤色恐怖與白色恐怖」而發生閻李慘案一樣，不幸而言中，更不幸而事實立即供給血淋淋的佐證。我們除了對此更謹慎於言論界的摘好發伏，誠貶當世的本務之外，願將中大暨大兩校受挫教授的兩封公開信，轉載於此：

一 林本致書吳有訓

正之校長執事：

還都以後，在京曾兩謁執事，在滬亦曾一訪寓廬，均以緣慳，屢致相左，未獲晤教。本以應台灣師範學院及台大之約，即日上海。昔孟軻氏三宿而後出，禮遇亦謂樹下偶宿，翌朝輒不忍棄去。則本一留六年，且曾一度兼任系主任職務。於其去時，焉能忽然，用行懷想，為執事陳之：

執事之來長中大，實上層政府之重寄，下亦為中大同人及同學嚶嚶之望。執事大才譽，高瞻遠矚，氣度恢宏，有振衣高閣之概。三五年來，中大內部，互相傾軋，楚漢鴻溝，高自壁壘，江河日下，校風急轉，年年為東風壓倒西風，西風壓倒東風之爭。本等置身事外，袖手旁觀，惻然心傷。城門起火，殃及池魚，察言觀色，非揚即墨，情報紛紜，籌燈孤火，其中立者亦遂坐不安席矣。教授坐冷板凳，幾於出家之和尙，猶且禍起蕭牆，飯碗兵兵作響，天下事，尙可為乎！個人事小，教育事大，如此師資，如此模型，能造出何種樣子來！

自執事關然之來，明珠在握，度必能不同凡響，廓而清之。

然事有大不然者，僅就本個人遭遇而言：執事之來中大方一年，若羅炳之院長幾數月耳。下車伊始，按戶訪問，恩顧如本，亦數致其傾倒之忱。及本車下，又承竭誠表示仍舊舊重之意。在本亦以為家當便飯，毋庸客氣。兵燹以後，家園荒蕪，拮据持茶，糊口難戶，教書為生，處之亦自泰然。遲之又遲，聘書終不寄來，於是。冒暑入京，探詢

究竟，自顧此身，望洋興嘆。不謂車中邂逅炳之，當即告以聘書未到，彼則故示驚訝，謬為通信地址不明之故。繼而一日二日三日，終於狹路相逢，彼乃豐然太息，猶哭老鼠，謂「余深受良心責備，有苦說不出，實因環境關係，非個人所能作主。」彼視然言之，本亦心裏明白，有何話說。丈夫何處無飯地，誰亦悄然離校。繼而同事黃君來函，謂據許恪士教授面告，聞之應教務長培經所云，林某聘約，已由校長交由師範學院轉發。嗣張士一教授先後兩次來函，均謂應教務長面告，聘約確已送院。本又探詢炳之自江西原籍返京之期，亦以南京夏令營演講之約。再度入京。承恪士士老面告，亦復相同。自以續聘之約，已操左券。終之，炳之仍以「余深受良心責備，有苦說不出，實因環境關係，非個人可能作主。」重開一次留聲機片，說白清楚，原樣未走。本乃長揖校門，禮被出京，此為本離校之經過。

合則留，不合則去，去就出處，要自留地步，其實何必曉曉。政府保障教授，遑見明令，此為具文，何足道哉！八年抗戰，六年留於中大，且曾主持系

務，教書清苦，戰時尤甚，為國勤勞，均為廢話。六年教授而為來甫數月之院長，排擠以去，衆皆瞠目，彼自如炬。當今之世，伐異黨同，有何話說。然教授何等地位，校長院長代表國家延聘教授，應何等尊重其事，聘書校長發之，而院長扣之，是成何等體統！身居師範學院院長之位，忝為人師，居然告人「深受良心責備」，亦且為之；是自居何等地位！「有苦說不出」，誰實苦之？「實因環境關係」，大環境以外，尙有何等小環境？「非個人所能作主」，誰在作主？校長不能作主，院長作主，院長又不能作主，主人翁究在何處？此中有嫌，呼之欲出，執事其知之乎？日敵之亡，自昭和直至大養若槻。林、岡田。近衛諸內閣以下，均以「有苦說不出」，「非個人所能作主」，任中下級軍人自稱為少壯派，胡主亂為，天翻地覆，硬將國事敗壞，至不可收拾。至今噬臍莫及，悔之已晚。而謂此種汎繁作風，可任在我國最高學府滋長生息，而不及早圖之乎？賢明如執事，承先啓後，得失寸心，作何感想？

本焉能有無，去之何足惜，近據報載，教授如艾偉。常道直。盧孝侯。方東美。沈剛伯。胡小石諸先生等，均已紛紛離校，太師學適齊，飯干適楚，三板線適蔡，四飯缺適泰，鼓方入於河，播鼓武入於漢，少師揚擊擊入於梅，然後知魯之已衰也。執事於艾偉教授等之去留，亦作何感想乎？雖傳稅粉

藍，或不妥而去，或強之使去，無論為名教授，為老教授，割則割之，去則去之，而謂教育必出之一爐而後可，閉門自主，自成天地，則天下人之耳目果可以一手而掩之乎？賢明如執事，為何而來，清夜自思，何去何從？若炳之輩，又何足責？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誠恐堂高簾遠，不見與薪，本愛執事，尤愛教育，如鯁在喉，不能不吐，用為執事陳之。凡與所言，實非一人之私言也，路人皆知，幸賜明察，祇頌公安！弟林本謹啓，九。十。

(九月十一日大公報)

二致暨大李青雍書

震東校長：

我們祝願您繼上了南僑學府的首座，但我們更希望您這職務先有個基本的認識。暨南大學是國立的高等教育機關，校長顯然是執行公務的人員，處事要有原則，要有標準，合乎情理，合乎規章，絕不容把學校看做私人的產業，把教職員看做私人的侍從，任意把持任意取捨。我們都是暨大復員的教員，抗戰期間，我們曾以血與汗維護暨大的歷史，才使暨大今天有這光榮的復員。我們的資格都曾經過教育部的審查合格，我們的願以教育為終身的職業，確認服務教育為必需的義務，所以我們有權維護我們自己所躬耕了數年的園地。對於無理排擠我們的人，對於任意將我們排擠出學

校大門以外的人，為了國家，為了教育，為了崗位，決不能忍受。此次暨大復員，您當了現成的校長，任意解聘四分之一的復員教職員，驚奇憤慨的不僅是我們。如果您沒有不可告人的隱衷，請您公開答覆我們的疑問。否則我們只得訴諸政府，參政機關，和社會各界，祈求一個公平合理的判斷。

(一) 此次暨大復員原有教職員一百五十六人，您七月底發草約的時候，何以僅留三十八人？本年度教育部核定暨大教職員多少？您擬聘的新教職員或欲安插的私人要佔多少？

(二) 您曾公開表示對暨大復員教職員不願多所更動，嗣於續聘原有教職員卅八人後，又向質詢者藉口說：暨大未續聘之教職員，原因是在他們已有他就，(如赴英大，赴臺灣或有高就，)試問您是否已查遍全國高等教育機關及其他機關之人事然後決定暨大之人事？

您聘請教職員的原則是否要為他校的殘餘？您對復員的聘請是否全無自發的誠意？果以您所藉口的為原則，試問有無例外？您所藉口的原因消滅，或根本不具您所藉口的原因的，您為什麼不聘？

(三) 您曾向質詢者說：原有教職員欲留暨大須直接或間接向學校表示，試問這是根據什麼法令？您曾否普遍發出是項通知？

(四) 您如果說：原有教職員優劣不一，新校長應予選擇，試問您謂的優劣係以教育部之審查為標準？或以部督學

之觀察報告為標準？或您將要杜撰是非，自立標準？請將您的標準公諸社會！

(五) 您如果說：原有教職員先到滬聘，遲到者不聘，試問所謂遲早以何為準，您曾否限期通知教職員報到？且有於三月間即行到滬的，您為何不聘？

(六) 教育部曾頒大學教員久任獎勵規程，並經申令實施有案，顯見政府激勵教師事業，藉以提高教育效率之宏旨，此次您任意解聘暨大三分之二的復員教職員，對此部令將作何解釋？

(七) 政府對復員機關早經宣示不得任意裁撤原有人員，全國復員大學，人事均無多大更動，暨大既係自闢復員來滬，您何以裁撤大批教職員？被裁撤者究竟有何罪咎？請您公開發表。

(八) 一般學校每學年決定人事，通例皆在上學年結束前一個月發表，您於六月十五日接篆，何以延至七月底才發草約？此中使復員教職員蒙受各種遲誤上之損失，您是否明此責任。

(九) 每一大學本各具有一脈相傳的歷史，此種歷史原由專業教員為之維護，方克不渝。暨大已有四十餘年之歷史，在抗戰期間，我們更為暨大歷史寫下光榮的一頁，校長更換，學校依舊，豈可全體解散，另行組織。您現在任意更動大批教職員，是否抹煞過去的一切歷史，另行創造？

(十) 您對復員教職員，於發出三十八張草約之後，即云員額已滿，無法可想，但嗣經一部分同仁屢厲質問之下，又續發草約十一張，試問這是什麼緣故。您處理此事的原則可否公開告人？

暨南大學復員未獲聘教職員俞劍華、黃綠芳、鄒有華、王化江、張立等三十人同啓，九月十一日。

(九月十二日大公報)

華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 口 部	進 口 部	船 舶 部
桐油 藥材 鵝鴨毛 牛羊皮 薄荷腦	各國名廠出品 化學原料顏料 五金電器機械 建築材料香烟 洋燭及各種機 器雜貨柴油火	出租 沿海內 河輪船 買賣 航行
營業範圍		
備有現貨	接受定貨	立即裝船
總公司：上海中央路二四號 電話：一八三〇七		



應有未歸魂

徐仲年

車夫，

貧是罪麼？貧非罪！那麼爲何犯貧的人必死呢？
一個大學「正」教授的收入，至「今」尚不及一個三輪車夫，
作者想乘年富力強的時候，也去買一輛三輪車……

前晚在虹口朋友家裏聊天，談到子夜纔告別而歸。我僱了一乘「三輪車」。從乍浦路到海防路有相當的路程。於時，電車早已入廠，汽車也稀少了，商店都打了烺，——我回想到戰前的夜上海，子夜正是最熱鬧的時候，——行人很少，甚至暑天大都會特有的景象，行人道上睡的人幾乎沒有，——是警察整頓市容之功麼？還是治安有了問題，人家怕在夢中糊裏糊塗死去呢？——涼風習習，正良於行。恰巧我的那位三輪車夫，年富力強，是一位樂天主義者：他口中一忽兒唱小曲，一忽兒喊：『寫意得來！風涼煞哉！』嘴裏講，足下作勁，把車子踏得飛快。我何所求哉？爲風涼耳！爲車行快耳！我坐過重慶的人力車，車夫個個是「吃生米」的；我也坐過漢口的人力車，實在是蝸牛車；我當然坐過南京的人力車，那兒的車夫政治意味很濃厚，你

如果向他說：『加點油！』（走快些），他就回答你：『我是人，不是機器，加不得油！』上海的車夫——任何種類的車夫，——狡猾的多，但也有幽默的：「八·一三」以前某年，我在中法工專兼課，某天我不知爲什麼昏了頭，僱車到辣斐德路（即今之復興中路）去上課。車夫索價兩角，——兩角洋的車資，真是黃金時代！——我立刻答應了。他加一句：『你先生不得改變啊！』我回答：『自然！自然！』我坐上去，他拉了走：一步，兩步，——十步，拐個灣，車子停下來，就到了。於是，他笑了，我也笑了。那晚的三輪車夫，雖則冒失亂撞，——幸而沒有撞上吉普！——倒也天真可喜。我就和他談天。他告訴我：這輛車是他和一個朋友合買的，出資一百七十五萬元。我問每天可「踏」多少？他說：『有好有壞。』『平均呢？』『平均每天

兩萬』，他回答着，嘆口氣，又道：『混混罷了！』我心中把二萬乘三十，便是六十萬；乘三十一，乃爲六十二萬：大爲感慨！理應他坐三輪車，我做車夫去「踏」他！爲何呢？因爲小區區在大學裏當了十六年的「正」教授，支「第一級」的新津：依照新標準，本年八月份可得：

薪金 六〇〇元〇〇
生活補助 一一〇，〇〇〇元〇〇
費基本數 四三二，〇〇〇元〇〇
生活補助 四三二，〇〇〇元〇〇
費加成 二三元六角
扣所得稅 二元四角
扣印花 五元四角
實發 五四二，五七四元〇〇
名目當然比踏三輪車來得多，來得堂皇，然而講到實惠，小月（三十日）比三輪車夫少賺五萬七千四百二十六元，大月（三十一日）少賺七萬七千四百二十六元，全年少賺八十二萬九千一百十二元；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如之何我可以老了面皮「坐」三輪車，而有屈他「踏」三輪車呢？

「痛停思痛」；「痛」，方與未艾，哪得「停」？不過那晚的「新痛」，引起了抗戰時間的「舊痛」。想起我們在大後方過的日子，真是一場噩夢！現今這場噩夢總算成了過去，只是新的噩夢正在做咧！對的，筆者忝爲「重慶人」；而「重慶人」這頂帽子，於去年十一月以前，在上海南京極爲「吃香」，現今却「掉在毛廁裏」了！托大些說，「吃香」的來因，筆者和其

他忠守崗位的教書匠與有微功焉；至於「掉在毛廁裏」，鄙人等並非接收人員，恕不負責；新痛引舊痛，我姑且談談老實人的舊痛。

「八·一三」這一年和第二年，重慶的生活是很便宜的，——四川人說：『很相因的！』四川的名產廣柑（很像美國貨，每角大洋可買十七隻，橘子可買二十五隻；後來算漲價了，每元尙可買橘子一百五十隻！那時我們很少喝茶，專門吃廣柑或橘子解渴。白斬鷄每小盆賣三個大銅元（六百元）；名貴的魚或蝦仁（重慶有長江和嘉陵江，出魚甚少，蝦則從成都空運而來）每大盆（大菜盤）賣三元六角。

這些，在我們心目中，是甜酸苦辣交錯的回憶；而在比我們小一輩的心目中，却是神話：他們永不會過這種日子了！民國廿八年五月起，物價漸漲，越漲越快，最後幾年簡直步了捧高蹠！

我們這批有天良的公教人員從小康降為拮据，從拮据降為窮困，從窮困降為赤貧。我在上面說：「有天良」的公教人員，因為自有發國難財的公教人員，他們的「天良」多少有些問題。赤貧，道地的赤貧！我們的宿舍原像鴿子籠，一舉可以擊穿黃土牆（編竹塗泥而成），一腳可以踢倒細細屋（用竹篾網毛竹而成屋，居然高至四五層，中央大學校舍則為平屋），每家佔據一間至兩間，衛生與舒服根本談不到。傭人當然僱不起，於是教授太太倒馬桶，教授先生提水；教授先生下菜圃，教授太太實行夫耕婦隨。每家門口有一隻火油箱改造的煤爐，把本來不美觀的泥牆薰得烏黑。教授太太和教授先生蓬頭赤腳，補了滿身；女的像縫窮婆，男的像叫化子，——至多也不過是叫化子的哥哥！教授尚且如此，何況等此而下的副教授、講師、助教、以及職員呢？

窮！窮！窮！究竟窮到什麼程

度？我來舉幾個「目擊」的例。某教授是化學界的老前輩，即使門生不「遍」天下，至少「半」天下：他窮得每天只吃兩餐，把豆腐搗碎加鹽，拌在飯內吃。另一位教中國哲學的教授，年已六十出頭，全家每天喝三頓粥。再有一位紅教授——不是中大的，——窮得出賣兒子！我聽了很感動，就寫了一篇短篇小說，記載此事；只因寫實氣息太濃，太露骨，給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友誼地」扣住了（該會負責人大半是我的朋友）；我只得把賣兒地點改為上海，這篇「窮兒記」方能發表，現今收在短篇集「窮兒記」裏（大道書局印行）。另一位教授，——也不是中大的，——窮得走頭無路，橫了心，決定改行；他東借西挪，南拼北湊，合成六百元本錢，躲到成都去擺香煙攤（在重慶，怕見熟人）；一年之後，衣西裝歸山城，設宴請客，鄙人忝陪末座，後來他回到——香煙攤去了！

最使我們傷心的乃是一班身體本來不十分康強的人，一方面營養不足，一方面操勞過度，變成了癆病——鬼！癆病不是必死的病，却是富貴病；窮人而生富貴病，其死也必矣！這批枉死鬼中有教職員，有教職員的家屬，有我的好友某教

授的年輕太太！

最近，中央大學奉命復員，委我當中央大學復員委員會武漢辦事處主任。五月九日辦事處成立，八月十日撤銷；先後三個月，送走五批人。這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其間甘苦，已見拙文：「綠洲，沙磧、和駱駝」（漢口「華中日報」，五月廿六日），「子役篇」（「武漢日報」，六月廿八日），「子役新篇」（「華中日報」，七月十九日），「猶使蚊負山」（「華中日報」，七月廿日），不再贅。不過我所要記的乃是在此復員員生及家屬數千人中，有兩位先後冤枉死在漢口的；一位是某名教授的公子，一位是姓馬的大二年級生。他們因為窮，沒資格當黃魚，不敢脫離中大的羣，在宜昌扶病上船，在船上一擠一熱，又無人治療，加重了病；一到漢口，立即送進醫院，已屬無救了！當我為他們買棺成殮，送到漢陽，購地下葬於龜山之麓；大有「塵旅文」所講的情況！

貧是罪麼？「貧非罪」，早有入回答。貧既然非罪，為何犯貧的人必死呢？世態交涼，人家看不起窮人，——正如大人先生輕視公教人員那樣，——窮人也自慚形穢。然而我總覺得：一個人在社會上，

竭盡智力，遵循「正當」的途徑以謀生，而仍窮困；這個「責任」不應當由他負擔，這個「恥辱」——如果貧窮是可恥的——不是他的恥辱。

聽說有一位日本教授將從上海被遣送回國時，對中國人說：「一個沒有文化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文化人」？然而國家既然叫我們到大學裏來教書，大概不至於和「文化」絕緣。我們因為走正路而在饑餓線上掙扎，而社會「讓」我們在饑餓線上掙扎；這是看重文化麼？

嗚呼！九年的流離，萬難的復員，有多少未歸的冤魂！

我想乘自己年富力強的時候，去買一輛三輪車。……

上海；三十五年九月五日，晨雨時，星期四。

徐仲年教授此文應與黃一裳先生「官僚政治下文化學術的厄運」併作一文讀，同時中大林本教授與暨大三十餘教授的兩封公開信，也就是一個問題。我們希望政府該改變了，該有辦法糾正纔是。

編者



舟行碎記

吳澤炎

同舟共濟，只是一句成語而已。實際在船上，大家是以最大的精力，在爭取一點點的便宜，爭較多的地盤，通風的位置，或為一面盆水，或為少出幾文價錢。處處表現了人類的自私。

像一件貨色似的，自重慶「裝」上船起，至南京卸下來止，一共走了十九天，差不多等於什麼總統號輪船環游全世界一周所需要的時間。在我們傳統的文明之下，連一塊破布一株枯草都有人珍惜，想法利用，只有時間是不值錢的，不妨大規模的揮霍。多花些時間，又算得什麼？君不見在重慶不是仍還有成千成萬的人，遠從一年前抗戰勝利那天起，就伸長着脖子，滿心想「結伴還鄉」而至今仍不會走得一步的？

我們的船，是由一個國營事業機關，以法幣一億三千萬元的代價向一家船公司包定的，由一隻一百匹馬力的小輪，拖兩隻木駁。我們經過疏通，買到了八張票，每張票二十六萬元，比未調整前由重慶至南京的飛機票價高出一倍多。在接洽買票之時，那一個國營事業機關

的經手人，說得天花亂墜，強調說這次船是由他們包定的，他們有支配全船的權利，不單要使每一個客人有固定的位置，而且還可以舒服舒服，至少不至於度沙丁魚似的生活。一艘小輪加兩隻木駁，如果拚命的裝，也許可以裝六百七百人乃至更多，現在他們只預備搭四百人。此外還有衛生保安等等的設備，甚至還可以每人一天洗一次澡。真是太好了。所以在我們奉繳那船票價的二十六萬元之時，滿心倒是很輕快的，雖則二十六萬這個數目，即使在通貨膨脹的情形之下，對我們永遠落伍的薪給階層，仍是未可等閒視之的。

從宣布開船的那一天起，到真正開船止，一次次的延期，每次似乎都有充分的理由，費去了十天，這是十九天以外的「外快」。但最後畢竟上船了。上船是希望的結束

，失望的開始。位置倒是固定的，但每個人的舖位，闊只有一尺二，長只有四尺半，而且一個密接着一個，真正闊不容髮，百分之百的利用了船上所有的空間。四百人的原數現在變成了七百光景，包括數不在少的買黑市票的黃魚。在九十度左右的氣溫下，人同人擠着，爭先俯佔一根針一條縫的空地，汗流浹背，大哭小喊，真是洋洋乎大觀。

從上船到開船，又是整整一天一晚，理由不明，好像管船的並無向船客說明為什麼延而不開的理由，而船上的客人雖然怨聲載道，似乎也覺得並無提出質問的權利。船總是要開的，此其一；你問了也不中用，有時還會受奚落，你嫌這嫌那，你可以去乘民生公司的大船。你要快，為什麼不坐飛機？而船也終於在眾口歡呼聲中開了。

如果不是身歷其境，創深痛巨

，而是從第三者比較超然立場的人看來，則十九天的舟行，在紛亂叫囂嘈雜臭氣之中，也可以發現另一種人生的趣味。如果你是一個哲學家，甚至還可以因而悟澈一點人生的真理。一個鬚光釵影或衣冠楚楚的淑女紳士，如果發開了她或他的面具，只是一種何等自私的生存意思的表形。

除了因肝火旺而不斷吵架以外，船上最令人可異的，就是一船旅客對於吃一事的興趣之濃厚經久。從上船到下船抵達目的地止，多數旅客們互相談話的主題，幾乎就只有吃。似乎吃是人生中最高趣味的最有意義的節目，可以一談再談以至千百遍的談着。旅客們的省分各別，每人都歡喜以不免帶些誇張的口氣，說本地地方有什麼特別好吃的東西，滋味是如何如何，官之者色舞，聽之者神往。有的人一往情深，追敘生命在某地吃的經驗，在驕傲中帶些感傷的成分。譬如說，吃蟹麼，只有洋澄湖的穩算够味，然而已經十年不會吃到了，感詔華之虛度，說的人喉管有點哽咽，聽的人似乎不便不裝出一副同情的面孔。不過所幸還有一個現實的問題：一到停船的碼頭，如何痛痛快快的吃一頓，清炒蝦仁還是番茄

蝦仁？油鴨還是白鷄？於是大家眉飛色舞，笑了。如果只聽他們的談話，這輩人正彷彿如一羣在內地餓了幾年的饑民，又如一夥剛出巢的蝗蟲，恨不得把地的皮都吃光了。像亨廷敦（Huntington）一流的地理學者，一向就說中國人先天便是一個饑荒的民族，吃是生活的中心，也是生活的歸宿，舟行十九日

的經驗，不曾坐實了他們這種獨斷式的論據。
吃是共同的興趣，此外剩下來就只有各為各的自私心理了。同舟共濟本是一句古已有之的成語，然而也只是一句話而已。在船上所見者，是大家以最大的精力，以爭取一點點的小便宜，爭較多的位置，爭通風的地位，爭多一面盆水，爭

少出幾個賞力。一方面辭嚴義正的指摘這個，批評那個，而對自己的似乎頗有問題的行為，總有可資辯護的充分理由。舉例說，見別人多帶了幾件行李，就滿臉表示討厭，說這不像回鄉，倒像搬家，或者嫌人行行李多，佔了他或她的位置。他或她自己是否「無物一身輕」呢，却並不。不過有理由：物價這麼高

，薪給這麼微，還能丟東西麼？不能帶，那是沒法，能帶，為什麼不儘量的多帶？別人在船頭進出多走了幾趟，便要出而干涉，說別人不守本分，而自己走東走西，跳上跳下，則是因為長線在舖位上，要把人悶死了。
據說，自然之美，或開闊的天地，可以放寬一個人的胸襟，忘却人與人間雞蟲得失的瑣屑爭執。十九天的舟行經驗，說明這只是詩人的幻像。至少在一個人生活水準極度低落，而生存競爭極度殘酷的條件之下，所謂自然與人性都隨東流以俱逝，剩下來就只有一個赤裸裸的自我了。自我只要求感官的享受，吃，吃，吃。

經緯信箱

憲兵憑什麼干涉人民自由

（問）在天下紛紛，高呼民主與自由的今日，民主要人們似乎太注意了四項諾言，却忘記了人民基本生活的自由權利，一個人假使基本生活不能自由，僅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又有什麼用？試想，陳公博的自白書不是言論自由嗎？三老的書畫社不是集會自由嗎？但他們的行動呢？却沒有自由！所以我認為今天第一要爭的是生活自由。其次才是言論等自由。舉一個例，我們要從甲地旅行到乙地，車站上便站着憲兵。我們既不是反動份子又沒有槍人家東西，而我們的行李，非經他們開箱倒櫃，檢查土匪似的檢查一番，不讓你通過。請問，在我們中國，連攜帶行李，出門，旅行，都得受人家干涉，還談什麼自由？其次，憲兵憑什麼權力，他可以干涉一個老百姓的自由？請唐先生指教。

（答）憲兵為軍隊之警察，正如巡士為人民的警察一樣。警察的任務和目的，原是保護老百姓。但，往往因為執行任務之際不免影響人民生活，所以覺得不很方便。憲兵與人民，原則上應該可以不發生關係的。車站上的檢查，大約是關於軍事性質的，如偷運軍火等情。其動機，仍為保障我們人民大家的安全。不過在他工作的過程中，不免使我們個人感覺不便耳。——唐吉——

一客點心也能算筵席嗎

（問）筵席，我非常贊成，而且主張抽得重，最好抽百分之二百以上。藉以杜絕奢侈與浪費。但，對於二三元吃一客點心也課以同樣稅率的筵席捐，我覺得太不公平。

（答）若以五十元一桌油條作比，二三元一客點心也可以抵上窮人一個星期的糧，自然也應抽稅。至於增高稅率，理想是對的，事實上，請得起客的，公館裏也用得起大司務。你若抽他百分之二百，他可以在公館裏舉行雞尾酒

跳舞犯法否

（問）跳舞犯法否？為什麼南京北平都禁止？跳舞合法否？為什麼上海到處是舞場？

（答）跳舞應否禁止？法無明文規定。若按人民職業自由，則開設舞場不可與販賣鴉片比，自不當禁止。若認為妨礙善良風俗，則，警局對於跳舞行為自有權取締。——唐吉——

趕上第一

（問）過去，我在當丘九，大家喊着「軍人第一」，後來，參加了青年軍，滿以為趕上第一了，誰知現在，軍事第一又變成了「教育第一」，咱們又被貶了下來。未知將來是誰第一？盼有以教我！

（答）將來是誰第一。因目前內戰方酣，且有全面決裂之勢。將來國內最嚴重之問題，當以難民為最。故將來必有高呼難民第一之一日。——唐吉——

X X X

九·七追記

舟行十九日，現在終於重回到十年前舊遊之地的十里洋場。而今租界業已收回意義與前不同。但洋場上的洋氣似乎依然聲光並茂，所不同的因洋字而發生的威權，似乎全由美國獨占了。買辦與洋場惡少的面孔到處可見。最有錢人與最赤窮者間的生活，隔着比國際飯店還要高的距離。在這種心理下，則舟行十九日的種種煩惱，究竟還是中國式的，未免令人發思古之幽情了。

文壇

鳥瞰

我與郁達夫

魂來闕塞青，魂返闕塞黑。

易君左：

(三)

郭沫若
田漢
郁達夫

(二)挨哥哥的罵，等於家常便飯。擅各國語言，真是絕頂天才！

郁達夫住在馬路泰東書局編輯的樓上一間小房，但不是亭子間。而這間小房等於虛設。除深夜回來睡睡外，經常地不在家，有時通夜不歸。他到一些什麼地方去要呢？不大弄得清白。我們同遠青連閣，遶馬路，有時吃小館子，也有時到新世界大世界白相，這是有，但除此以外，連我也莫明其妙，不知他為何常常遲歸或竟不歸，我的一個猜度：他對於看野雞似乎感覺最大的興趣。因此，看看多了，就不免進一步地去「打」，即使不「打」，恐怕是那些野雞小姐胡講一陣玩玩。他不賭，也不嫖妓，更不吃鴉片。在那時，上海的舞風未熾，他對於跳舞並無興趣，他認為跳舞是一個矛盾。兩性間的樂趣在秘密，在緊貼。跳舞時一男一女

合抱相偎不能說是毫無樂趣與性感，但一用公開的方式便糟了。

如果達夫遲歸的原因不是打野雞，就是胡亂在街頭的漫步。他可能在靜靜深夜之通衢徘徊一夜，並沒有什麼企圖，也沒有何種原因，只是漫無目的而隨步前行。走累了，便歇歇。他可以在一個靜夜從馬路溜到十六舖或更遠的地方，不一定回來。來得及回來就回來，否則也不一定。沒有睡的地方就不睡，有睡的地方只要可睡便去睡，且睡的甚酣。至於人家把他看作「小廝三」或扒手或乞丐，他全不管。正因這樣生活毫無秩序，精神和身體都漸漸消瘦萎靡，簡直疲得不堪。這時，惱了他的一位哥哥，即郁文，正在上海法院當法官，郁文這個人，與他的弟弟完全兩樣。郁文是一個端莊嚴正的法官，在生活秩序上絲毫不苟的人物，對於這一位寶貴弟弟之鳥兒郎當，實在感着頭痛。然而郁文有了這樣一個天

才的弟弟，又覺得實在可愛，不忍坐視其沉淪而不救。法院的工作很忙，他還常抽出時間親來馬路看達夫，但總是不容易見到。在達夫的一張小書桌上常常會押着一張小紙條而帶着譴責的語氣，就是這位法官的留言。看他的留言，似乎達夫並沒有去看過他的阿哥。有一次，郁文又來了，已是晚間九十時，是預料達夫回來必晚，故到夜間才來，一直等到半夜二三時，果然達夫回來了。那時我們都已熟睡，忽然被口角聲驚醒，原來兩兄弟正在噁噁喳喳。但我們知道：達夫是怕哥哥的，大概為着辨白而忍不住火氣，衝犯了哥哥，被哥哥切實教訓一番。其實，哥哥的要求很低，即希望達夫每天早點回來安眠，不要傷夜，以保重身體為第一。

對於這種最正的譴責和勸告，在達夫是馬耳東風，或許安分一兩天，過一兩天又恢復原狀了。以後就不見郁文的前來，有時看着郁文

的一封信。

達夫的交流也真廣泛。雖像「耗子」般的晝伏夜動，而白天來往他「書齋」的有許多是外國青年，英美法俄德，甚至印度人猶太人日本人朝鮮人都有。假使你坐在隔壁房裏，你可以聽到那「書齋」裏有許多人講着不同的語言，時而英語，時而德語，又時而法語，又時而日語，簡直在開一個世界語言競賽會。而究其實，却並不是那些外國人在講話，全是郁達夫一個人在那裏應付，用各種外國語。達夫語言天才之高真匪夷所思，他懂得六七國語文，而且精通，並習梵文。但最奇怪的，是達夫雖深研外國語文，而對於本國語言反而低能。那一口土腔的富陽腔，縱加官話化，總不離浙江人的口音。我沒有聽到他講北平話，或普通話。而且他講話的技術不高明，聲音不清晰，但決不如左思的口吃。這一點，比他的老朋友郭沫若差多了。郭沫若最善於說話，四川人一般會說話，在三國時已如此。沫若說話富有魔力，煽動性，所以他想搞政治；達夫則一輩子不會夢想到政治，其口才之不行亦許為一因。我看世間最天真爛漫的人才無過於郁達夫，他真像一個純潔的小孩，或真摯的少女。他的外國語天才亦非沫若所可及，至於日語，恐怕以戴季陶之出名也不過如此，他可以說許多日本最下流的話或隱語，不知戴先生亦能之否？

有言論自由，

必有自由言論。

自由言論

司馬心

，實，但張知本極類張難先，是個好人，責任並不適當，所以開了幾個月，大多是一無實據。清查「劫收」，必須「好人」兼「幹員」。

，不，却並非聖人，所以祇看見他們忙，都份人忙，忙出什麼道理來。有些過，而他們知道收的太少，却的，查查層層，招呼，層層的疏通，也就

，太，清查本來是件難事，因為牽涉太大，便無法清查，但既派清查團，就應「不怕牽涉」，親臨現場，神能了。照我的意見，大可不虛行，這些官，倒省去許多麻煩。

，袖，引某同盟尾巴主義的色彩太濃，皆甚感苦悶，且近來國共雙方交涉，彼輩更無事可做。

，同，用四府近半年之內，兵爭，完全爲了之用，否決權，始能通過，該黨便想，之三分，之，如不獲，共黨同盟之支持，人



勝利一年的上海美術界

溫肇桐

敵寇投降，倏已一年。上海美術界，從窒息狀態又漸漸回歸到活躍狀態，這裏的原因，不外是：

- (一) 政府積極倡導；
- (二) 返滬作家活躍；
- (三) 滯滬作家努力；
- (四) 社會輿論鼓勵。

從這四個主要原因而促成最近一年來的上海美術界的動態，我們又可以四個部門來列舉重要的事實：

- (一) 美術展覽：上海美術協會慶祝勝利展覽會(中國畫苑，寶波同鄉會)；上海美術作家協第一屆展覽會(大新公司)；上海美術學校廿五年紀念展覽會(上海美專)；劉獅畫魚展覽會(甯波同鄉會)；張乃鴻油畫展覽會(青年會)；吳作人西北寫生展覽會(恆康大樓)；司徒雷戰災區展覽會(青年會)；導師黃寶繪畫展覽會(法文協會，新生活俱樂部)；王進珊救災國畫展覽會(南通學院)。
- (二) 美術社團：上海美術協會(卅五年美術節成立)；上海美術作家協會(卅五年三月成立)。
- (三) 美術教育：上海市美術中心站(卅四年十一月成立)；上海市立藝術師範(卅五年七月成立)。
- (四) 美術刊物：國畫六法新論沈叔羊著(藝術社)；中國美術發達史劉思訓編(商務)；晉唐二大畫家 溫肇桐著(世界)；元季四大畫家 溫肇桐著(世界)；清初六大畫家 溫肇桐著(世界)；西洋古代美術史錢君匋著(永祥)。

- (1) 單行本：國畫六法新論沈叔羊著(藝術社)；中國美術發達史劉思訓編(商務)；晉唐二大畫家 溫肇桐著(世界)；元季四大畫家 溫肇桐著(世界)；清初六大畫家 溫肇桐著(世界)；西洋古代美術史錢君匋著(永祥)。
- (2) 周刊：藝術生活(青年日報)——已停刊)；春秋——藝術版(申報)；藝術(時代日報)；星畫(前線日報)——已停刊)。
- (3) 論文——日報中以申報，民國日報，前線日報等，雜誌以文藝春秋，月刊，世界文化等刊載得較多。經常執筆的是陳炳樞，施神鵬，劉獅，俞劍華，朱應鵬等和筆者。

以上把一年來上海美術界的實情，列舉出來，這裏，我們可以在大體上看出整個上海美術界的幾個主要傾向：

- (一) 民主主義的傾向——自從法西斯敗北以後，整個世界瀰漫着民主的思潮，最先反映於中國美術界者，是上海美術界近一年來的種種舉動，特別表現於理論及作品兩個方面，前者有「當前美術應有的新轉向」(申報筆者)一文，具體指出美術上民主主義的歷史要求與今後美術品應有的主題，後者，在作品方面看到，如張樂平，司徒雷，陳烟橋，王琦，黃榮鏗諸家在上海美術作家協會展覽與戰災畫展中的出品就可以看得。
- (二) 現實主義的傾向——由於表現民主精神的要求，當前的美術是必然

傾向於現實主義的，也可分成兩方面來講：內容的現實主義傾向，即描寫現實生活為題材，技術的現實主義，是採用新寫實的技法，除了上述諸家有這樣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之外，吳作人的作風，也可納入到這個傾向中間去的。

(三) 技法揚棄的傾向——由於戰時物質材料的缺乏，以及新寫實技法的要求，作家所用來表現的器材，大都傾向於本國化，如毛筆，土紙等。而且，在許多優秀的作品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國畫的骨法用筆，西畫的晦明遠近，因之，淺見的人，稱之謂「新中國畫」(意是非正宗的國畫)，其實，這是由於民主主義與現實主義傾向而來的必然傾向，這便是揚棄了中西美術技法而來的一種合理的，正在創造途徑發展的中國新美術技法。

(四) 教育大家的傾向——在現階段，大家已經認識美術決不是少數人的消遣品，應該是教育大家的最優秀的工，具，在上海，美術中心站的設置與藝術師範的創辦，正可以作為這方面的證明。這裏，我們應該在此附帶提出，上海的美術教育界對「小學美術課程標準」的修正，特別重視「生活美化」的目標，忽略技術訓練，也是具有同一的傾向。綜上以觀，這四個主要傾向，是上海美術界的良好現象，我們絕對要使它向上發展着，今後，我們絕對要使它還應該迅速走下面的四條路：

- (一) 加強民主主義新寫實主義美術的作風；
- (二) 協力推行大眾化美術運動；
- (三) 重行估定傳統美術的價值；
- (四) 從速接受世界民主國家的新美術文化。

不及三分之二以上，任何提案，皆無法通過矣。如爲十三人，則情形大異，三十七人對十三人，則情形二強，苟某一提案能獲廿七人之贊同，共黨便無法否決了，一席之差，相差如此，怪不得兵爭半年。然而老百姓在此半年中的犧牲，却多過你們未來的全體國府委員不知多少倍？畢竟官運重，人命輕！

老百姓主張快快停戰，爲了身家性命，不能不這樣喊；有識之士快快停戰，是爲了國家前途；某某同盟快快停戰，是爲了加入於十四席中之六席府委，所以國共兩黨倒反而不急，因爲國原探政權，共也有小朝廷。

這一個節，法幣跌，物價高，與去年節大不相同。唯握有美金的「資本官僚」，因外匯放長不久，甚感舒適，公館中的排場便也大不相同。

丈夫做了參政員，太太不甘寂寞，又進行競選，要是真的當選，夫婦議員，將傳爲美談，可是也祇能作爲「美談」，政治確也走的「化私爲公」老調。

有辭參議員而留參政員者，有辭參政員而就低一級的參議員者，其故安在，曰各有苦心，各有難言之隱，譬如王曉籟，上海市商會會長既已落選，再出席上海參議會，便無足重輕，倒不如保留參政員，到南京出出風頭好；譬如奚玉書，在上海甚吃得開，豈能放棄上海的參議員何況可以替太太留缺額？



柔鍊

如斯

多少年青的女子，被無形的柔鍊纏縛着。有些已經掙脫而解放了，有些則正在柔鍊下掙扎。惟有柔弱者，則永久戰慄而已。

她放下了手中那封信，嘆了一口氣。她那圓而大的眼睛，滿溢着深鬱的光芒。出神地向那秋水似的天空望着，獨自在想：

假使有着這末一個機會，能讓我駕着一葉堅固而輕快的小舟，向大海航。看準前面，有美麗而光明的前程。只要我伸出手去抓住這機會；這被我渴望着的綺麗的夢境，將在我的面前真實地迅速展開！可是！可是這是不可能的；我的手，被千萬條柔鍊，輕輕地深深地繞住了。當我伸出手去抓住機會的時候，這些鍊子阻礙了我的動作，讓機會又白白的在指縫間溜過，祇好柔弱地又垂下我那不能自主的手。

「我們好像天生該生活在小圈子裏似的。」坐在她對面的碧紋憤憤地說。惱怒地向四週看看，「她！你生活的天地越弄越小了，整天的躲在這間小屋裏，你是被那些柔鍊鎖住了，柔鍊！你不能掙脫了那些柔鍊？我們的熱血毅力，能融化那些堅強的鋼鐵，難道不能擺脫這些柔鍊？」

「不能！我決擺脫不了，」她柔弱地說：「這些柔鍊，是母親用了多少慈愛溫柔情和關心鑄成的。自從我有了生命，她就用這些輕妙的東西，深深地繞上了我的手，扣上了我的腳，更鎖住了我的心！」

「可是，母親不能照顧你一輩子啊！」

「是的，她老人家也知道這些，她曾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她說：她活着一天，就盡她最大的力量照顧我，不讓我離開她一步。等她閉上了眼，沒辦法也沒力量再照顧我的時候，才無可如何地鬆開她緊握着我的手。不，也許她要把我託給他所信任的人，繼續她，用那麼些柔軟的鍊子束住我，直到我也悄悄地閉上我的眼睛。」

「你爲什麼不掙扎？你爲什麼不反抗？你甘心讓她擺佈你！」

「我會反抗過！」她的眼珠，泛出晶瑩的淚光，她的聲音，像一隻垂死的羔羊，「我怕聽母親那一套慈愛而尖銳的聲音。她的話，每一個字，像一把利

刃，劃破了我的胸膛。我不忍見她揮着老淚，訴說她的苦衷。我同情她的遭遇，我知道假如我自己做了母親，也會要我的孩子，絕對的順從我。所以，我更不願意刺傷了她的愛心。於是我無可奈何地犧牲了我的意見，背着人，不甘心的抹着辛酸的眼淚。」

「那麼，你一輩子屈服在這卑狹的孝道裏了！你靜悄悄的來到這世界，又靜悄悄的離開這裏，什麼也沒有留下，除却一些不甘心的辛酸的眼淚！」碧紋感嘆也輕視地說：

她再度地受到一個打擊。

「我，我不能按我自己的意念去思想，我不能愛着我所愛的，我不能憤恨着我所厭惡的，我不能按着我生命的趨勢去生活，我！我不再是我自己！我只是我母親的一部份，我不是爲了我自己而生存！我整個的生命，是爲了母親而生存的！沒有人瞭解我，也沒有人同情我！」

她用手掩沒了絕望的雙眸，痛苦地柔弱地開始抽噎着，如像一個被縛在祭台前的羔羊，她在無形的柔鍊下不住的戰慄。

廣告判例

全幅	十萬元
半幅	六萬元
三分之一	四萬元
四分之一	三萬元

經緯拾零

常熟當局爲整飭市容起見，將南門外一帶劃爲妓女集中地，但不知爲什麼不叫「教坊」，也不叫「平康」，却稱做「風化區」。想必是爲政府便於徵收「花捐」，如有抗不繳捐者，即以妨礙「風化」論罪也。(德)

傳聞常熟看守所中近來忽然鬧鬼，入夜輒聞哭聲慘厲，且有鐵索鐺鑼聲，好事者特往誦經超度，並買了一隻大甲魚放生，以解冤魂。此事，與蘇州的狐仙大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免使人將信將疑，其實，獄中之鬼，自古就有。更非常熱一地爲然。否則，怎麼有些罪犯在「看金鯽魚」，而有些罪犯則在對客揮毫，甚至和姨太太，合串「牢獄驚妻」呢？(德)

最近出國考察水利之退伍一級上將馮玉祥先生，昔年隱居泰山時，一日，忽有人自匈牙利寫信一封指稱馮是他的哥哥，而且提出許多證據，證明他從幼年如何脫離家庭，如何流浪到中國，如何當了兵，升了官，以致成了中國的名人，現在，希望他追念前情，兼程回國，

以便骨肉團聚，共享天倫，此事，當時報紙多有揭載者，甚且有人懷疑馮玉祥那樣的大個子，中國人裏面確很少見，後來經馮氏自己提出家族淵源，大家才相信那位匈牙利弟弟不過是發神經而已。(德)

在馮玉祥認弟案之後不久，又有一個類似的笑話，則馬占山認父案，此事在平法院當了許多的官司，馬占山將軍會親自出庭過幾次。也有人譴責這位抗日將軍太缺乏天性，後來他那位「父親」提出的暗記，經當庭檢驗並無其事，馬占山終於勝訴，大家才明白那位馬老先生確非馬占山的封翁。(德)

在馬占山認父案之前，有大禹不是「人」類說，以及墨翟是印度人兩事，可惜禹王和墨子俱已作古，未及登報申明真象，或向法院提出控告。祇好白白的受人家一頓侮辱。(德)

日本興亞院總裁森岡在東京國際法庭指證東條英機爲對英美戰爭之戎首。他說，「當時寺內，杉山，多田，岡村等均堅決主張貫澈對華戰爭，然東條則主張與英美作戰。」嗚呼！微東條，中國安有今日。站在日本人的立場，東條應是「和」奸，而中國人則應爲他請求緩刑也。(德)

某報於勝利紀念日撰文捧李健吾，稱爲「留滬的堅貞文人」。有人認爲稱譽，文人宜用美人芳草作比。如芷芳蘭馨之類，若李健吾，大可譽爲「留滬的芷蘭文人」。蓋說起來，他與本市蘭心戲院不無關係也。(談)

漢武故事載：上嘗至郎署，見一老，髭鬚皓白，衣服不完。上問曰：「公何時爲郎，何其老矣？」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也，文帝時爲郎。上問曰，何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此公可謂「背失」透頂。今有人也，七七以前，高呼抗日，爲當局所忌，投諸囹圄；大戰爆發後，舉國抗戰，他却提倡和平運動，爲國人斥爲漢奸。上海被敵僞統治時，他在「地上工作」，光復之後，他想開設「地下錢莊」。

若此人者，可稱顏駟的兄弟顏五矣。昆明有人呼羅隆基爲「羅隆斯基」，聞一多爲「聞一多夫」，想見二公不是虬髯碧眼，定是肥大異常。初不料他們如一般中國文人，彬彬君子也。(德)

聞蘭亭四度拒審，至第五次才唱逍遙津似的到了庭上，被告律師爲其辯護時，中有警句云「聞蘭亭

非惟不是通謀敵國，實是通謀本國，圖謀反抗敵國。」有人代爲註釋云。通，共同也；謀，害也，通謀本國者，與敵爲勾結，共同謀害本國也。「圖謀反，抗敵國。」抗戰國乃指中央政府也。既圖謀造反，對抗「抗敵之中央政府」，非漢奸而何？(德)

圍棋「國」手吳清源，蜚聲東亞，已十餘年。戰前赴日與日本國手對棋，結果因一子之差，失敗，被「封」爲第八段，國人大爲惋惜，且將棋局公佈出來，指明關係之處。結論是吳清源怕戰勝了日本國手，會被小氣的日本暗殺了的，所以甘心棋讓一子，自退爲八段。後來據說日本人還不甘休，硬要吳清源入日本籍，使中國的「國」手，一變而爲日本「國」手。當時中國「安內」尙未成功，大家無心「攘外」，除若干棋迷在精神上感到一陣傷心外，實也無可奈何。最近，忽傳吳清源又「首次」以中國「國」手姿態，於八月廿六開始與八段的橋本鶴太郎連戰十局。戰而勝，將升爲九段。英雄歸來，不僅棋迷們聽着高興，凡屬國人，一定都感到光榮的。祇是我們很擔心今日爲「國」爭光的國手，不久的將來又將變成別國的國手。因爲中國目前情形，不比當年強多少啊！(德)

經緯

蘇州靜心庵狐仙
化作古裝美人，着了紅肚兜，合了紅丸藥，媚惑寄宿生崔壽眉一事，自經報章騰載，真個轟傳遐邇，竟有許多粉臉少年，前往庵中大仙龕前，焚香默禱，希冀與崔生得同樣艷遇。最奇突的，還有一位熟讀聊齋的白髮老者，得了這個消息，不嫌跋涉，從痴間扶杖起來，向着仙龕，為他的孫子，專誠求婚，盼望仙女下嫁以後，妙施法術，大變金鈔，使子子孫孫，孫孫子子，吃著不盡。如果靈驗，倒着實比切收，驚票等省事而穩當多了。(成)

偽紗廠業聯合公會理事長江上達，曾以漢奸嫌疑被押法院，數經偵訊，尚未定讞，近以身患怪疾非出獄治療難免性命之憂為理由，請求交保，已准保外，有人問：「江某究患何種疾病，不可告人？」或告曰：「疾病必有痛苦！或不能飲食，今江某健飯如恒，毫無痛苦，與普通生病異，故稱怪病。」(成)

今年暑期因為投考的學生多，學校可容的學額少，所以上海各私立學校，雖是個個招收足額，而被擠在校門外的學生，還是多得難以悉數，因此發生一種微妙的現象，就是已考取的學生，有為了負擔不起學費，不能進學，而負擔得起學費的，偏是榜上無名。有人說：要彌補這種缺憾，倒有個簡妙辦法：另開一種特別班，專收有錢而沒有考取的學生學費加倍計算，將多收的一份作為出不起學費的學生之助學金，這樣一來，既可銷除了一般有錢少爺失學的傍徨更為清寒學生鞏固了上進的保障，實比了什麼獎學貸學痛快萬倍。(成)

暨南大學此次招考新生，國文題為刑亂國用重典，有一篇試卷說：「凡是刑亂的國家，須要用重典，如果刑亂而不用重典，那就更糟了。」人謂那個應考的學生，國文程度，未免太差，题目的意義，都摸不清楚。那裏還能寫文章？我却認為這位考生，倒是個聰明人物，他大約嫌「亂國」二字，過於刺眼，所以只得一刀斬斷，拋開「國」字，不管，大做其刑「亂」文章了。倘然遇着金聖嘆評閱，一定要盛讚妙文！妙文！(成)

天津市長向屬員訓話，斥告密貪污案的人為「非父母所生」，並將澈查嚴辦，我們只知道貪污的要澈查，要嚴辦，那裏曉得告密貪污的也要澈查，也要嚴辦，真是你查你的案，我查我的人，你辦怎樣且不管，我要嚴辦早聲明，料想那位告密仁兄，聞到這番嚴訓，一定嚇得啞口無言，倘使再不識相，那真變成非「父母所生」的了。(文)

張天師此次在蘇錫各地，除建醮逐疫外，還做了一批「利人兼利己」的生意，大批出售符籙：大符每張六萬元，可保闔家安全，盜賊永不上門，小符每張二萬元，可保一身安全，在現下綁架盜案不絕發生的時候，一般有身價的朋友，正苦日出事，防慮不週，聽了這個消息，怎肯錯過大好機會，所以摩肩接踵，應購紛紛，有人計算，用個保標，工食薪給，要費多大供應，效力如何？尚在未定之數，現在僅費幾萬元，就可領得一張護身符，這種便宜貨，到那處場呢？無怪賣的真的，皆大歡喜。所可惜的，符籙的有效期間，沒經張天師詳細批明，是不是也像領車照般的要每期掉換，倘使把失效的護身符，糊裏糊塗的使用着，豈非要有誤大事？(成)

有位朋友，在靜安寺路乘一路電車到虹口來，車中無聊，閱報消遣，看到扒兒手表演妙技新聞，覺着趣味無窮，因之全神貫注，待到下車之際，發現囊中鈔票，已不翼而飛，事後對人說：我失竊鈔票，並不介意，所可惜的，沒有親見那位多手將軍，當場表演妙技。(成)

有些事情，沒有下文，本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耶穌自有道理的；譬如看名畫手畫的半截美人一般，只須意會，不必言傳。倘使要尋根究底，打破葫蘆，那未免太不聰明了。(成)

經緯週刊 (每逢星期日出版)
新二卷八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定價國幣三百元

編輯兼發行者：經緯出版社
代表人：蕭仲文
經理：鄭文
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
發行所：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三號

本刊經內政部發給警字第八三二八號雜誌登記證